

昭阳艳史

(明) 佚名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昭阳艳史/ (明) 佚名著 .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I . 昭 … II . 佚 … III . 话本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800 号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题“古杭艳艳生编”，首题《趣史序》。日本今关天彭旧藏，英国博物院有藏。

【内容梗概】

西汉孝元皇帝在位。江都有个冯万金，十六七岁时死了父亲，唱曲游戏，无所不会，为江都中尉赵曼看中，留在府中承应。赵曼夫人姑苏主看上了冯万金，二人私通，并怀了孕。后姑苏主生下两个女儿，冯万金抚养。大女取名宜主，二女取名合德。大女儿举止轻盈，能歌善舞，最会应承，人称“飞燕”。后姐妹俩落难，无柴米炊煮，到侍郎、节度使赵临所居的洪福巷内，于赵府附近赁房住下，后为赵临认作女儿。飞燕、合德自做了赵临女儿后，更习歌舞，不半年，飞燕已习得十分精妙。一日，汉成帝在赵临府中看了歌舞，不禁神魂飘荡。赵临遂把飞燕献给成帝。成帝大喜，封飞燕为婕妤。后来又把她妹合德引入宫中，二人专宠后宫。因其无子，妒性大发，当着皇帝的面杀死了宫女生的儿子。因成

帝无子，太后与飞燕、合德计议，欲立元帝庶孙定陶王为太子，飞燕、合德为长得安享。成帝在二人的引诱下荒淫日甚，体质大亏，乃令人遍访奇方。有方士献丹，成帝服后，与合德共眠，果然极有精神。一次，合德给成帝服丹七粒，帝精尽而死。

目 录

昭阳艳史

浓情艳史

西太后艳史演义

第 一 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91)
第 二 回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清河县将错送程仪	 (104)
第 三 回	郑亲王无端逢国色 酿乱已成洪杨起事	 (117)
第 四 回	举棋未定林李归神 卷妖氛太平军略地	 (129)
第 五 回	中副选那拉氏入宫 木兰围咸丰帝取乐	 (141)
	坤宁宫孝贞后示威	

第 六 回	少海星明百官朝贺 天津血战长毛退兵	 (153)
第 七 回	金陵城里大起杀机 圆明园中遍征女色	 (165)
第 八 回	触权贵白中堂含冤 作洋奴叶制军辱国	 (177)
第 九 回	弃京都皇上走热河 烧御园洋兵据海淀	 (190)
第 十 回	染沉痾君王垂顾命 定大计国母拥新皇	 (202)
第 十 一 回	正位两宫称姊称妹 揭穿内幕疑雨疑云	 (214)
第 十 二 回	曾国藩三路进兵 洪秀全一朝服毒	 (226)
第 十 三 回	追长毛竟走小天王 剿捻军又调曾文正	 (238)
第 十 四 回	剿捻成功淮军报捷 临朝受贺穆宗大婚	 (252)
第 十 五 回	安得海竟罹法网 李莲英骤入宫闱	 (264)
第 十 六 回	曾文正积劳谢人世 同治帝久病出天花	 (276)
第 十 七 回	一误再误金轮则天 前身后身卧龙诸葛	 (288)
第 十 八 回	左宗棠命将定回疆 岑毓英相机剿滇众	 (300)
第 十 九 回	平大理重用杨玉科 殉惠陵剧怜吴可读	 (313)

第 二 十 回	顽雨痴云深宫败露 灵丹妙药毒水流传	 (326)
第二十一回	祸起萧墙慈安逝世 衅生海国越南构兵	 (339)
第二十二回	张佩纶落魄走马江 寇连材抽身进醇邸	 (351)
第二十三回	法外说法欢喜参禅 奇中出奇支离酿祸	 (364)
第二十四回	朝鲜衅生新党旧党 中国势败海军陆军	 (378)
第二十五回	颐和园皇上领训 春帆楼傅相议和	 (390)
第二十六回	战台湾独剩刘永福 变新法重用康有为	 (403)
第二十七回	以母制子三次训政 借题翻案会议建储	 (415)
第二十八回	立储君拳民起事 杀公使各国兴兵	 (428)
第二十九回	老佛爷溜出厚载门 小朝廷寄顿西安省	 (441)
第 三 十 回	赶回銮醇邸出洋 恁误国庆王专政	 (454)
第三十一回	行新政换汤不换药 得噩梦疑死复疑生	 (466)
第三十二回	两宫逝世摄政行权 党人起兵幼帝逊国	 (478)

卷 之 一

大汉孝元皇帝在位，江都有个姓冯名大力的，工律乐器。生下一儿子名万金，聪明伶俐，身材俊雅，十分标致。到了十六七岁，就死了父亲，只好戏耍。唱曲游戏，踢球打牌、品箫弹丝，无所不通，他那祖传农业都废尽了。自己只编习乐声，又无章曲，任为繁寺哀声，自号为几鹿之乐，却也好听，闻者莫不心动。江都中尉赵曼留他府中承应，最喜欢他，出入跟随，饮食同坐，夜则共睡，打扮得有姿有色，倒把妻子疏了。一日，赵曼与万金酣睡，对万金道：“你这样竭力供我的欲，我日后娶个绝色花月极美貌的妇人与你为妻何如？”万金道：“妇人虽然貌美花月，终是要我供他的生活，不若我在老爷左右，使小人常得受用，这便是小人终身事了。何必分外要老爷费心。”自此赵曼分外喜欢他，穿房入户，毫无顾忌。

那赵曼的夫人原是江都王孙女姑苏主，生得美貌丰腴，不亚西子，淫行并肩于则天。只是赵曼宠爱万金，一月之间不过到她房一二次，亦不甚尽其所欲，想这淫行妇人怎当得独守空闺？时常临风对月长叹。有词为证：

浣溪沙

花媒妖娆却轻柔，含情俊眼逞风流，对人佯整玉搔头。
斜倚翠屏娇又骚，艳妆初拭控帘钩。依前春恨锁重楼。

一日，时值端阳，赵曼家宴，与姑苏主对饮。叫万金坐在横头，歌唱品箫，传杯递盏。姑苏主看了万金这般人物，丰毅嫣然，声音嘹亮，恨不得将万金抱在怀里。少顷，赵曼对万金道：“我已醉了，你可敬夫人一杯。”一边口里喃喃的说，一边已靠在桌上睡着了。万金即将大杯斟了一杯，双手递与姑苏主，又唱一曲儿，姑苏主又令丫环退去，便对万金道：“你再斟杯敬我。”万金又斟一杯敬将过去。姑苏主看见万金执着这黄亮亮金杯，照得他十指尖尖如同玉笋，更觉可爱。一时欲火难遏，色胆如天，立即起身去接万金的酒杯，速将他双手捏住，低声道：“我吃半杯，你吃半杯何如？”万金忙低声道：“夫人休得如此，倘若老爷醒来看见，怎生是好？”姑苏主道：“你奉承老爷欢喜，夺了我爱，何不奉承我欢喜呢？”万金道：“夫人有心，我岂无意？但惧耳目众多，故尔不敢造次。”姑苏主道：“若得空时，我着了丫环来唤你，切不可负哟。”万金正要说话，只见赵曼睡梦中叫万金：“你快扶我房里去睡。”姑苏主笑道：“你看他这样醉，还叫万金搂进房去。”万金红了脸出去了。

姑苏主唤了丫环铺上床，又吃了几杯茶，解衣而寝。其他丫环散去，只有一个贴身丫环名唤翠钿，年可十五六岁，生的伶俐乖巧。是姑苏主极得力的。往常要做些勾当，也是她在里边做过牵头。年纪虽小，做事熟惯。这一日，姑苏主见赵曼睡熟，欲火难禁，忽然想着冯万金：“我与他约的，不若乘他沉醉，料来未醒。况且万金又独自在书房，今着翠

钿悄然唤他进来欢乐一回。”即低声叫道：“翠钿。”翠钿睡梦中听得叫响，连忙走起来道：“主母有何吩咐？我正睡去，梦见一个男子缠我，再也挣不脱，苦楚万状。幸得主母叫醒，真个快活哩！”姑苏主道：“怎的缠你？”翠钿只是笑个不止。姑苏主道：“我晓得了，这是极有趣的事，如何有许多苦楚？”翠钿道：“只是我不曾经试，不知是苦是甜怕的紧。”姑苏主道：“你看月明透户，最是动人。老爷又睡熟了，他的旧病直到天明方醒，我今意欲偷香窃玉，你若肯成就我的姻缘，重重赏你。”翠钿道：“主母有事任凭差遣，怎说个赏字？”姑苏主道：“我看冯万金，性格温柔，宛如君瑞，姿容出世，不减潘安，若得与他谐一夕之欢，遂我三生之愿。不知你肯去唤他来否？”翠钿道：“我去唤他不打紧，倘他不肯来时，明早对老爷说昨日夜间翠钿来唤小人，说夫人叫我去谐一夕之欢。那时老爷知道，不惟夫人不好看，连我的性命亦难保全。怎么使得？”姑苏主道：“这个丫头果然有些见识。我实对你说了，老爷睡着时节，我就约他了。你今去唤他来，成得此事时，我今世不忘你的恩德。”翠钿道：“原来如此，主母放心，待我去唤他来。”遂把门儿轻轻开了，下楼而去。姑苏主独坐在窗下看月，急等万金来到。有七言绝句一首为证：

经纬秋蹄金井栏，微霜凄凄簾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却说翠钿执了纱灯，轻移莲步，心中暗想道：“万金这厮不轨，我翠钿想他，原来夫人早已约他了。事勿错过，待

我叫他，或者先到我手亦未可知。”那时夜静更深，行到书房门首，看见里面还有灯哩。把个指头轻轻的在他纸窗上湿透了一个洞儿，却好万金书房中独坐。又因日里被姑苏主勾引了，便有些高兴，拿一本春意儿在那里看，看到兴动之际，见翠钿走来，半惊半疑问道：“翠钿姐来此何干？”翠钿道：“特来报喜。”万金道：“我有何喜？”翠钿道：“主母因老爷醉酒熟睡，着我来唤起你。”万金道：“怎么敢去？”翠钿道：“有我在这里怕甚么的？”万金道：“若蒙姐姐用情，结草衔环难报。”翠钿道：“那里要你报结草衔环，如今只要你供我一个快活便罢了。你适才在这里看甚么？却便这等高兴？”万金道：“是春意儿。”翠钿道：“怎么叫做春意儿？”万金道：“女人不要看他。”翠钿道：“便看何妨？”两个夺了一歇，万金故意翻了几幅。翠钿看得心动，一把搂了万金，脸上咬了两三口道：“适才夫人说你是极有趣的，你今快与我试试看。”万金把房门关了，一同走到楼下。

翠钿到楼上对姑苏主道：“冯万金来了。”姑苏主道：“你为何去速归迟？可不焦死了我。”翠钿道：“说不得的苦，方才遇着老若遣坐在中堂，我无处躲得，直等他睡了，方敢走进来。几乎吓死我哩。”姑苏主道：“快叫他上来。”翠钿走至楼下，把这话与万金说通了，领他上楼。姑苏主道：“等你多时，好不心焦哩！”万金道：“此时已是四更多了，天色将明。倘或一时睡熟，被人知觉怎生奈何？”姑苏主道：“我岂不知？但与你尽了云雨之情，又看你俊俏风流，怎割舍得你去？”万金道：“小人亦舍不得主母，怎奈梨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但愿主母常常呼唤，小人自当尽情。”说罢，执手起来，两情愈蜜。只得呼翠钿点灯仍送出去。”翠钿执

了灯，姑苏主挽了万金的手，送下楼来，说不尽许多绸缪之情，分别之苦。万金辞去，姑苏主只得撒手上楼睡了，有词为证：

南乡子

月色浸妆楼，短烛荧荧悄来收。雨点春山愁未解，悠悠，望得伊家见始休。

鸾凤意绸缪，恼杀多情怒未用。画角声残空帐望，休休，一船离恨向西洲。

却说翠钿送万金归到书房中，对万金道：“你方才看的春意儿送了我罢。”万金道：“你是内家宅眷，要他何用？”翠钿道：“便要他，管我怎的？”万金执意不肯，遂恐日后老爷知道不当稳便。翠钿道：“这春意儿你就不肯送，还指望日后我容你进去！”就使个性儿起来往外竟走。万金连忙扯住，跪下道：“非是我不肯相送，只为恐人知道。要是姐姐要时，尽意拿便去了。”就开了书箱检了送与翠钿。翠钿道：“好人偏不肯做，如今待我把这春意儿拿去与主母，看熟了都要你一件件做完方才饶你哩！”两个又玩了一会，送翠钿出了书房，各自去睡不必细说。

却说姑苏主在床里思想万金，再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渐渐入睡，身子疲倦，朦胧中忽然梦见一个婆婆，领着两个孩儿，走到床前道：“姑苏主，你与冯万金交媾，今当有孕。我有两个孩儿送与你为女，来日当与冯万金收去。日后自有好处。”姑苏主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心中暗想道：“此梦甚是奇异，若是果有此事，怎生是好？且未可全信。”又睡了

一觉。起来梳洗已毕，那赵曼还睡在床上，姑苏主走近床前叫丫环端了一杯茶来，与赵曼吃了。又闲话了半晌，赵曼着衣而起，梳洗了，到了外边料理家务。闲时只与冯万金戏耍。万金得空时，姑苏主也时常唤上楼来取乐。不觉光阴易过，日月如梭，又是个月日。腹内渐渐有些大起来。姑苏主终日忧疑，恐怕赵曼知觉，赵曼生性又嫉妒，又暴戾，若是做出来，性命难保。心下十分忧愁，悄悄地对翠钿道：“自头一次与万金相会之际，五更时分梦见一个老婆，领着两个孩儿对我道：我这两个孩儿送与你为女，醒来时还不信。不道如今我腹中渐渐大了，倘若老爷知道，你我性命难保。怎生计较方好？”翠钿道：“有这等异事，必须处置，得万金才好。”只见她思想了一会道：“我有计在此了。老爷所喜的是万金，又不常常到主母房中来的。主母不若推托有病，要到王太太家里看病，请医生调治。那时到了王家，再作区处。待生产了就叫万金取去，再回府中有何不可？”姑苏主道：“此计甚好！全仗你干事妥贴便是。”翠钿道：“我自然一力承当，不必挂念。”

姑苏主自此之后，就假装有病起来。赵曼闻得有病，进房来望他。见姑苏主容貌黄瘦，心中大骇。姑苏主看见赵曼掉下泪来，说道：“妾身有病，不敢惊动相公。不料日重一日，却怎生是好？”赵曼道：“不知夫人患了甚病？”姑苏主道：“腹中胀满，饮食少进，心里烦闷，兼我府中往来人多更觉烦心。妾正欲禀告相公，暂回娘家请医调治，免得相公费心。”赵曼道：“既在这里不像意，暂且归家调治也好。但盘缠日用我自着人送去。”姑苏主得了这话，便不胜之喜。赵曼备下轿子，又着翠钿送姑苏主到王家好生服侍姑苏主。

轿回到家中，一家人都来迎接。进内父亲王孙问道：“这几日身子健否？”姑苏主道：“便是有些不健，因此回来调治。”翠钿道：“家府中人来往甚多，夫人怕人搅扰，以此回来。要寻一间清静房子，调养几时。想得太太西院书房十分幽雅，更有花木可以消遣，故此特来。”王孙听了即命家僮打扫西院。当晚整了一桌酒，父母与姑苏主同吃共饮，讲了些家常话儿。姑苏主假意不吃，吃了晚饭就到西院中安歇去了。那西院果然十分幽雅，再无一个人影出入。就是父亲也不过歇三五日来望一次。早晚只用翠钿陪伴。好不像意，却是神仙一般快活。赵曼差人来望，一直去说来，心下时刻记念，却遇孝元皇帝差赵曼去外国封王，前来与姑苏主作别而去。

不觉光阴似箭，又早到了一个月日，腹内更大。冯万金见赵曼不在家，便思想姑苏主旧时恩爱。去店铺里买了几帖合香袋儿，又买了些时新果子，来到王家探望。走到门上向门公说道：“小人是赵府一个长随，赵爷寄信回来，要见主母。”门公听了通报姑苏主。姑苏主道：“着他进来相见。”门公出来，领了冯万金一直进到西院。万金见了姑苏主，十分亲热得紧，把香袋儿、果子都送与姑苏主收了。翠钿道：“冤家，都是你前日与主母作乐，有了孕。如今教我冷清清避在这里，你下的狠心，再也不来望望。”万金道：“小人实不知主母抱病有孕，故不曾常来看，怎敢忘了主母厚恩。况老爷在家不敢来此，今日特地前来，只说寄传方得到此处。是有孕必要寻个方法。”姑苏主道：“正为着这件事情等你来。若等分娩之后，你可悄悄藏了出去，抚养成人，也不枉了我与你恩爱之情。”万金道：“未知几时分娩？小人可来。”

姑苏主道：“你约莫月尽来便是。千万不可忘了。”说罢，万金辞别而去。

出了大门，心中悒悒，忙去城隍庙里祈祷，又不十分明白。万金出了庙门，恰好遇着一个算命的先生。这先生不是凡人，原来是送生预知变化的来指点万金。万金见了即忙作了一个揖道：“先生，我有一个内眷怀孕在身，未知几时分娩？特来叩问灵课。”那先生答道：“你祷祝了，看卦上如何？”万金拿起卦筒，向空祷告了，速与先生。先生通试了，把金牌掷下，占得个天片艮卦道于卦上，就该分娩了，只是嫌他带了钩陈，到廿九日寅时准产。万金送了卦钱，回身思量：“带个孩儿出来不打紧，怎得一个乳母乳他方好。”转到府中日夜心焦，只是放心不下。看看又是廿六日了，再没摆布。正走出府门来。这也是天下主母降生，自然有机会凑他，却好撞着一个婆子，对万金道：“特来与大叔作线。”万金道：“是何人家女子？”婆子道：“说起话长。所说的不是女子。是个寡妇，生的十分美貌，做事伶俐，如今廿一岁了，上无父母公婆，只生得一个遗腹子，才得九个月，不料五六日前死了，终日在家啼哭，我见她孤苦，再三劝她再嫁丈夫，以了终身事体，她便应承了，我就说起大叔来。她说曾住过赵府房子，也是认得大叔的，若得应允，今晚便可成亲，不识尊意如何？”不想这话正合着冯万金要寻乳母的意思，就满口应承道：“使得使得，只是我未曾寻得房子，怎么好？”婆子道：“不要寻房子，她是要坐产招夫的。”万金道：“这样更好。”便去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婆子道：“拿去摆酒。待我进房中收拾行李，取了聘金便来。”当晚两个成亲不必细说。

过了一日，已是廿八日了。万金思想卜课先生说姑苏主廿九日准产。便对妻子道：“我有一事对你计较，不要怪我。”妇人道：“我与你是夫妻，诸事由你，怎么说怪字？”万金道：“我在赵老爷府中走动，夫人与我私通。不料如今怀孕十月，若是老爷知道，我的性命难存。前日夫人假病在王家，见我道：待我产下你可悄悄地领去抚养成人，也不枉了相叙一场。倘或生得一男半女，我与你抚养成人，大抵也是我与你后。万金指望又得夫人欢喜，时常照顾。但只是怎的带了出来。”夫人道：“这事有何难处？必须如此，如此。”万金听了欢喜道：“此计甚好。”未知如何，下卷分解。

卷 之 二

却说姑苏主到了二十九日子时，腹中疼痛起来。正是瓜熟蒂落，到了寅时，一胎产下两个女儿。翠钿服侍主母上了床，把些茶汤来吃了。还是姑苏主平日调理得好，身体也不至十分辛苦。翠钿去看两个孩儿，身也不动，声也不出，就是瘫软了一般，便拿去一并丢在壁脚边，把些纸来遮了。外边有侍女来望，只说晚日偶冒风寒，不能起身。翠钿心下思想，万金不来，十分忧恐。道：“天杀的，为何不来收？是忘了？”正在疑惑，只见万金急忙推了两个盒子走将来。翠钿见了骂道：“天杀的，害死人也，夜间夫人生下两个女儿，只等你来哩！”万金道：“夫人健么？”翠钿道：“夫人倒健，只是这两个冤家怎么得出去？”万金道：“且去见了夫人自有道理。”万金来到房中，姑苏主道：“你来了，我方才生下两个女儿，只见红光满室，想她长大必有好处。你须好好藏了出去，用心看管。倘得她日后成人也不枉了我与你相叙一场。”万金道：“小人拿两个盒子在此，只说府中差送供给，如今就把她放在盒内藏了出去。小人外边乳母房子俱已停妥，不必主母挂念。”姑苏主道：“这等我放心了。”翠钿就把孩儿装在盒内。万金别了主母，挑了盒子，大踏步走出门来，走到自己家中，开了盒子取出孩儿，交付与妻子。到第